

卷五十八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五十八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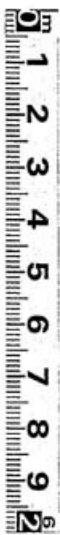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陵學化文方復

No. 534 五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八

起丁未 盡辛亥 凡五年

二月 漢高祖 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

契丹 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

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遙解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

改服撫慰之晉王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

遂入門民皆驚走契丹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

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
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我為
承襲責以殺父叛契丹殺之高勳訴張彥澤殺真家人
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投牒彥澤



罪遂與傳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刑考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詬罵以杖扑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扼吭而死胡氏曰與晉者素陽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契丹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
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

晉諸藩鎮皆降
契丹引兵入官諸門皆以契丹守衛磔犬懸羊皮為厭勝謂晉羣臣曰自

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彊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克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既以成州降蜀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丹主悉收其鎧仗貯恒州驛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又雪凍餒咸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不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

南有唐。西有蜀。當為仇敵。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此豈非為他人取之手乎。契丹主曰。然則柰何。廷壽曰。陳橋降。奉分以成。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昔吾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為仇讎。今幸入吾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廷壽曰。曷留晉兵。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朔。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契丹主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故晉主重賈發大梁。晉主與太后。安唐子延煦。廷寶。俱北。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為。此賊所劫。而夫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廷壽請給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富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董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遠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柅。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既而知其觀

望不至。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欲朝契丹，謀於知遠。知遠曰：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輕變臣節。從恩不從。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以其姻家王守恩與防佐之。遂行。

荆南節

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又遣使詣河東。

勸進○唐主立其弟景遂為太弟

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

景遂為齊王。弘冀為燕王。景遂嘗與官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博玩玉杯，弟之顧易怒。

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欲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遂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景遂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遂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遂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

景遂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遂多辭疾不預。

唐遣使如契丹

唐主遣使賀契丹，且請諸長安，修復諸陵。契丹不許，而晉密州

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

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

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

主負約心怏怏乞為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延壽遷官時契丹

以恒州為中京張彊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

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

令四方知遠不許間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

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

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

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侯章

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乃斬愿及契丹監軍奉

暉為留後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

之晉臣為使者令詣行在契丹所在誅之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

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與馬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

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

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晉主知遠自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

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壽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果。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

契丹守兵

契丹王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

初，晉置天成軍，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契丹數百。據州自後，晉主知遠還晉陽，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

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吳越誅其都監程昭

悅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建

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副使駱從朗知州事。知遠遣張晏洪如晉州，諭以即位，從朗囚之。大將蔡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使者焚其詔，遣使奉表勸知遠早引兵南向。高防亦與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舉鎮降。知遠

賊帥王瓊攻契丹將郎五，不克而死。鎮寧節度使

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契丹主自是

無久留河。契丹以李從益為許王。唐王淑妃與師公從益居洛陽。

趙廷壽娶明宗女淑妃。請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于洛。契丹

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羣盜陷宋亮密州。方

羣盜大起。陷宋亮密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

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

鎮彥卿至壩橋。賊帥李仁恕控彥卿馬。請從入城。彥卿

子昭序遣人出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

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解去。三月朔契丹行入閣禮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胡氏曰：衛宣

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遂召五胡之亂。唐世

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

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

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

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

處。而罹其凶害也。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

契丹者。○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契丹主謂晉百

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

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

妹復為契丹主后。始以蕭為

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

敗唐兵。遂取福州。

唐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

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

曰：斷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

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

兵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至堅壁城
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去死者二萬
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
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契丹德光發
大梁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皆
數千人官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
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
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晉主知遠以

其弟崇爲太原尹○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之

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留
高唐英使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而鬻體十餘萬或告
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河東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
服契丹主引手於軍中若取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
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
信較辭氣不屈乃釋之
晉以劉信史弘肇爲侍

衛指揮使楊邠爲樞密使郭威爲副使王章爲

三司使○晉以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晉

以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從遠入朝更名從阮

從阮爲節度使契丹寇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

忻代閻萬進守嵐憲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

兵救之又以鄭謙爲忻代鄭都署閻萬進爲嵐憲都制

置使知遠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

而遣二人出北方晉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

以船載晉鑑仗沂河歸國命軍閫都虞候武行德送

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

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爲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取崇美。之。路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史弘肇。遣先鋒將馬諶。擊契丹。斬首千餘級。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弘肇遣諶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知遠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數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胡氏曰。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睹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爲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社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皆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膺。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矣。今乃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歲月。攻伐

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

唐流陳覺於蘄州馮延魯

於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

延魯。魏岑曰。延魯。延魯。岑。覺。四人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

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魯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

敗江州。司士參軍。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

延魯。已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典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

重軍威。不從。但罷延魯。已爲太弟少保。敗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宋齊立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怒

士參軍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趙延壽

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

國人剖其腹實指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紀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東丹王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契丹主喪至國。遂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若不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延壽乃止

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

壽而自立

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常諂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殺我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吾已鑕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

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留守

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

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範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弘舉皆欲立希廣拓跋恒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聽必走

爭端。彥瑫等皆曰：天與不取，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
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敵退
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
拓跋恒皆稱疾不出。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

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
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廷勳、崇美
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
知遠未決，使問弘肇。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
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廷勳、崇美、奚王拽
刺合兵逼河陽，武行德戰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
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
乎？乃擁衆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爲人沈
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擣殺之。士卒所過
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

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
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契丹將蕭

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開

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
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
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
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
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卑弱如此，而爲諸公
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從益
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
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
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
集諸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
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
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

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唯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鄭策、繆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契丹兀欲勒

兵出塞。契丹主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初，阿保機卒於渤海，述律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是，諸酋長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以麻谷為中京留守。晉文武士卒悉留恒州。獨以後

晉主知遠至絳州降之。初，知遠以遠州刺史李從朗拒命，遣兵攻之。未下，至是親至城下諭之。從朗乃降。知遠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

入。六月，契丹將蕭翰至恒州，殺其國相張礪。翰至恒州，與麻谷以鐵騎圍張礪之第。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又云：解里好掠人財。我

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是夕憤恚而卒。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侗嗣。○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聞者泣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覆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

契丹兀欲幽其祖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契丹兀欲幽其祖

契丹兀欲幽其祖

契丹兀欲幽其祖

契丹兀欲幽其祖

契丹兀欲幽其祖

契丹兀欲幽其祖

契丹兀欲幽其祖

母於木葉山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

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

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

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以李金全為北面招討使唐主聞契丹主德光死

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

使議經略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

兵討之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

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

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

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

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世祖及四親廟○恒州將何福進李榮遂契丹

將麻荅遣使降漢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

面抉目焚炙而殺之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

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人荅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及損

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

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潘結軍中

壯士謀攻契丹奪守門兵殺十餘人因突入府據甲庫

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

力指揮使白再榮狐疑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

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

兵無所統一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朔契丹

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

穀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謀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谷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昧猜忌。遣軍士圍李崧和凝第。求賞給。崧疑與之。又欲殺二人。以滅口。李穀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邀一虜將。鎮民死者近三千人。豈獨公之力邪。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止之。漢人嘗事麻谷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漢制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死。四時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

漢制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死

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面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漢主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及爲相。朝廷草創。悉以軍事委揚邠郭威。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宵臆。不拘舊制。用捨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楚王希

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

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彥瑫白希廣。遣指揮使周延諤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遂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詞。希廣語言動作。約爲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與時

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

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類南漢主晟殺其弟八人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八人盡殺設鑊湯鐵床剝剔刑號生地獄漢以實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主與實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高行

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縋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

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

貞固濤並同平章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叛降于

高朝廷所容遣使降蜀久十月漢主如澶魏勞

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漢主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

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縋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

政蘇逢吉楊玆密以白漢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既而城中食浸竭將

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自寅至辰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不克而止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

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於繁臺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

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

張璉先邀款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重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資籍之以賞戰士

之。以重威為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而
司馬公曰。漢高祖殺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敖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
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
也。宜哉。胡氏曰。漢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
仁累行之致。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况重以
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
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十二月。蜀人侵

漢○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借之。

漢主還大梁○吳越成將殺李仁達。夷其族○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叛降于蜀○吳越統軍使

胡進思廢其君弘侗而立其弟弘傲弘侗性剛嚴。

吏三人。統軍使胡進思待立功。干預政事。弘侗惡之。
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侗與指揮使
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
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反以謀
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侗叱之。不
得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
得風疾。傳位於弘傲。因帥諸將迎弘傲於私第。且召
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前。不拜。曰。侯見新君。
進思亟出。寡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侗之命。承制授
弘傲鎮海鎮東節度使。弘傲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
不然而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傲始視事。進思殺水
丘昭券。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
之。

元年二月

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

崇等經略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曰。鶴入貢。詳稱為寇。項所與。

乞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
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邊。延壽舉下
廷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漢家新得天下。
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匡贊
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
何為。附。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
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
幸陷虜。今延壽方墜陷。吾何忍更害匡贊。李即與其
入朝。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
內。數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口入朝。勿
問。若尚遷延。願望。漢主更名高。漢以馮道為太
師。吳越遷故王弘侔於永錦軍。

師○吳越遷故王弘侔於永錦軍

吳越王弘侔遷故王弘侔於永錦軍

師○吳越遷故王弘侔於永錦軍

若其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益叛蜀還。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不侯

雖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則發本道及
趙匡贊牙兵。餘人同拒之。恐牙兵亡逸。故文其面。微
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
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
廷珪聞匡贊已入朝。欲引歸。景崇邀敗之。張虔劍至寶
雞。侯益拒之。虛劍夜遁。景崇追敗之。得將卒四百人。
漢主高祖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漢主大漸揚
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承祐
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
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祖。趙吉等。不發。發。下。詔。稱
重威。父子。因朕。疾。請。議。皆。斬。之。陳尸於市。市人
爭啖其肉。二月。王。即。皇。子。承。祐。為。周。王。吳。越。指。揮。使。何。承

訓伏誅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越王弘微惡其反

弘微弘微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

受命之日不問此言不致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二人

入告弘微弘微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微畏忌

思面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漢以王景崇為鳳翔

幾直發背死弘微由是獲全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

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

嗣主未之知或疑於等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

而去景崇悔之益入漢主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

誘殺而殺之三月漢更弘摩以母喪起復加兼侍

中弘摩遭喪不數日漢以侯益為開封尹益富

厚賂執政及史弘摩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為永

隆等故有是命漢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為永

隆等故有是命漢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為永

隆等故有是命漢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為永



與軍○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

綰據城作亂侯益威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

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

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

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據秦樓已

定舍館於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

然之思綰等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入府開庫取錢

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

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

漢復以孫

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契丹將郎五麻谷掠定州

而遁

初契丹北至定州以義武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

保狼山故寨契丹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

舊官使扞契丹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為變與

麻谷等焚掠定州以罪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

其衆數百還據定州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

秦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

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麻谷至其國契丹主

鳩殺漢李濤羅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

等上疏言今關下紛擾外禦為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

家未富宜授以六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

處決逢吉為珪可委也楊郛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

太后怒以讓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

力能濟政事漢國節度使李守貞反始守貞

漢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善好施得士卒心

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

乃招納亡命治城壘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

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其客趙修已善術數為守貞

言時命不可勿妄動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據長安奉

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

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

將兵據潼關同州距河中最近巨國節度使張彥威常

謂守貞所為奏請今為之備詔羅夏四月漢以楊郛

金山將兵戍之故同州不為所保

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

二樞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

勸之制以郛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

為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郛郛素愚蔽不喜書生常

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

介意。既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難於除拜。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時人亦各二蘇所致云。**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

李守貞。契丹兀欲如遼陽。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請

見契丹主妻兄禪奴利。聞晉主有女未嫁。求之不得。契丹主使人馳取賜之。**五月。河決魚**

池。六月朔。日食。**漢王景崇叛降于蜀。**景崇

不之。邠州。閔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秋七月。**

蜀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

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八月。漢河東節度**

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

之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揮。自是

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

備契丹為名。朝廷**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詔令多不稟承。**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又無功。**

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

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

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

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

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販國。郭馮二公豈不知

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

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素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

得兵柄。因而諾之。而二公相與之心。真於言意之表矣。

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

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蜀以趙廷隱為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太傅 說第問之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河**

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

二則而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

詞自同州常恩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自

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

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

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圖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櫓完固未易輕也且彼瀋城而關吾仰而攻

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

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維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

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

偃旗什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

如坐網 **蜀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敗之** ○王景崇 **殺侯益家屬** 景崇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矩在外

以子易之抱延廣而逃 **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 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反遣人齎蟻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

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鵠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宗於鳳翔。蜀遣兵救之。

不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崇退守大城。暉整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落遣

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旂幟。循南山而下。合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

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侯射母昭喬上疏諫曰。臣竊見唐莊宗志貪西顧。前蜀主意

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誡。不聽。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於竹

林。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荆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引還。

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十一

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初。漢高祖入大

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達吉。崧第中

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達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謹。而二弟嶼。義時乘酒出怨言。達

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

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羣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

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李嶼僕夫葛延遇。為嶼取

驚。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延遇與蘇達吉之僕李澄

謀。上變告嶼謀反。達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達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暉。僕隸。往往為所脅制。他日。設謂崧族子秘書郎昉曰。李

氏之禍。殺有力焉。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時。每謂吾輩為卒。領歸德節度。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月率錢。唐遣兵救李守貞。萬緡以輸弘肇。部民不勝其苦。

次于海州

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塞于李守貞。守貞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

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鼻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聞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退保海州。南

漢遣兵擊楚取賀州。蜀兵救鳳翔。敗漢兵。

漢郭威引兵赴之。蜀兵引還。

王景崇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

救之。進屯散關。敗漢兵。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王繼勳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尔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酉巳

乾祐二年。

春正月。李守貞遣兵龍漢柵。大

敗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裨將李鞬援稍先進。眾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重傷。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酹酒於村壘。或賞與不賞。其直還。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塞。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

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二月。漢以靜州隸定難軍。詔

以齊衆。立斬以徇。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

微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遂其重賂。朝廷亦以

恩澤羈縻之。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晉李太后請依

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

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遣令焚骨南向。歸之。既

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德

光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而去。三月。漢以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德琬。弘肇之子也。頗讀

舉人呼諫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

而黜之。德琬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

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夏四月。太白晝見。民有仰

之過耳。弘肇即破械遣之。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

弘肇。腰斬之。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

繼勳等詣漢軍降。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

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奪其攻具。擒其將

魏延朗。王繼勳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

以詔

以輕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緯從之。遣使請降於漢。漢以為華州留後。六月朔。

日食。○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緯殺之。

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緯遂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從義與都監王峻入府舍。召思緯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漢郭威克

河中。李守貞自殺。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與

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唐主聞河中破。以朱元

李平。唐主殺其戶部員外郎范冲敏。天威都虞候王

建封。唐主復進用魏岑。吏部郎中鍾謨。員外郎李德

國人惡之。冲敏性狷介。乃教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大怒。皆殺之。八月。漢郭

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

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

銀數銖。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猶坐客次。吏

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歐陽公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

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

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成卒。文珂不

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數是以善為天下

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
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希萼
謂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
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
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等固爭，以為
不可。乃以王贛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
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贛引兵還。希萼遁歸。九月，
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
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
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
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
珪揚州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觖望。
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

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之功而單及天下，不亦濫
乎。胡氏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
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
田。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弘倣杖之。國門國人
皆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卒。
希瞻以兄希萼希廣
交爭，屢遣使諫止。不

從。知終覆族。
契丹寇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
之。○十一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
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人轉急。景崇自焚死。
諸將乃降。三劫既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驕與飛龍
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為度辭。醒語太后。屢疏之。太

趙暉
趙暉

趙暉

趙暉

趙暉

趙暉

趙暉

趙暉

趙暉

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唐以留從効為

清源節度使

庚戌 乾祐三年○是 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

遺骸 時有僧已聚 二十萬矣 二月唐遣兵攻福州吳越守

兵敗之執其將查文徽 福州人告唐永安留後查

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

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至城下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

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

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

衆鳴鼓止于江湄程勒兵出擊唐兵大漢汝州防禦

敗之魏文徽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

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

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

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

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

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

患得民不 夏四月漢以王饒為護國節度使 漢

主 漢 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至是高行周

等十餘人入朝詔皆徙鎮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

守貞平衆謂饒必居勣地及入朝厚 漢以郭威為鄴

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

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

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
摩德達吉異議。達吉日。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
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弘舉大觴屬威。威曰。昨日
廷議一何同異。達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
足介意。弘舉又屬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鑄大錘。安用毛
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既而章復置酒。酒酣。為手勢令。弘舉不閑其事。達吉戲
之。弘舉大怒。以醜語詬達吉。欲歐之。達吉起去。弘舉索
劍欲追之。楊邠哭止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
地。願熟思之。於是將相如水火矣。漢主使宣徽使王峻
置酒和解之。不能得。胡氏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
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
訓而廢之。一槩下視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
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
累其國者也。邠以廉實兵疆為賢於禮樂。弘舉以長槍
大錘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

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本
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五月。漢以折德辰為府
也。威未有子。特養以為子。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

州團練使 德辰。從所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於帝曰。
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

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
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
竭愚。帝歛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
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壅壁清野以待之。
漢敕防團。非軍期無
得專奏事。中觀察使以問。漢以郭瓊為潁州

團練使 平盧節度使劉錡貪虐。朝廷欲殺之。恐其拒
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瓊將兵屯青州。錡置

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
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
行，故有閏月。漢大風吹，擗門扉，起十餘步而落。漢主
是命。

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
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
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胡氏曰：延義

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
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

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
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之乎？」

六月，河決鄭州。秋七月，馬希萼以羣蠻攻潭州。希萼既敗，乃

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帝藏之富，大喜，尋出
其赴之，遂攻益陽。楚將陳瑋、張延嗣、黃處超皆敗死。潭

人震。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惟與晉主仰

天號泣，戰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周顯德
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

及物故，則過半矣。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發兵

助之。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不許。亦賜楚王希
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朝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

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徽、洙將兵往助希萼。

又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萼還戰，楚兵大敗。朗州兵不滿萬，馬不

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控入

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希廣從之。希萼入朗州，

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希萼
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

走則江路已斷。賊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希廣不知所為。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眾。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指揮使張曜擊朗州。聞彥瑫敗。遁歸。朗兵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十

一月朔日食。胡氏曰。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

有其位矣。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歸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

之君。盡亡之也。馬希萼將兵攻潭州。楚王希廣遣其

天理固自若也。馬希萼將兵攻潭州。屬孟駢說馬希

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

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漢主

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

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

主承祐。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

私調。雖不知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拊撫遺利。吝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

然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

之禁者。錙銖洎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

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亦久不

補。彞文進。後巨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錡罷歸。以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



帶弘肇怒曰。士平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彼曾何功而得此。皆奪之。以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邪。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猶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邪等專恣。終當為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巨贊。允明。謀誅邪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怒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閩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請弘肇第啟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邪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邪等。親黨。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齋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

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邪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若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禁鎮鄴郡。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侯

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賈。吳虔。裕。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驚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耳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聽命。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寶貞。同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軍人二千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

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怛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胡氏曰。楊邠。齊吏。郭威軍卒。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故欲出之。豈預知威之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邠。使隱帝驕侈不生。變幸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能篡位耶。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蟻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袁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番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業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奉彥超。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管。彥超遂與

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
七里寨。餘皆逃潰。翌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琮在門上
射漢主左右。漢主回避。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
馬入民家。為亂兵所絀。蘇逢吉聞。晉卿郭允明皆自殺。
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
初作坊使。賈延微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鄰。被併仁浦
之居。屢詣仁浦。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微以授仁浦者。
仁浦謝曰。凶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
益厚。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曉
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
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
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
拜如平時。徐曰。待中此行不易。胡氏曰。道嘗為威畫策。
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
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

於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

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
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
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
見太后。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舍左右
以副攝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
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詔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
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
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寧
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
得其宜。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馬希
鑾兵圍玉潭。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希萼使人謂贊曰。
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吳國乎。為人臣而懷二
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亡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
大王兄弟不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

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寧慙引兵去。至長沙，馬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馬希崇、李彥溫、韓禮、拒之。漢太后臨朝，郭威

臣請之也。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殷為侍衛都指揮。

使○漢誅劉銖及其黨。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

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威不許。蜀

施州刺史田行臯伏誅。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

之歸于蜀，伏誅契丹入寇，屠內丘，陷饒陽。漢遣郭威將

兵擊之。○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馬希萼陷

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

憐之，以為疆弩指揮使。師暠常欲為希廣死，及朗兵至，

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驕勝而驕，難以蠻兵

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

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

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

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可瓊謂希廣曰：師暠請蠻

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屢造其營計事。可瓊詐稱延江

與希萼會約為內應。彭師暠一日見而叱之，拂衣入見。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壘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朗州將何敬真望韓禮管旌旗紛錯，曰：彼眾已去，擊之易破。

也。朗人雷暉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軍中驚擾。致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按軍不戰。彭師高戰於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高投梨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高葬之於瀏陽門外。希萼召拓跋恒。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漢劉贛發徐州。贛留右都押

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漢郭威至

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贛。以太后

詰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威至澶州。將發。將士

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

黃旗以被威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

乃上太后綫。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

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實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

進。贛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

騎往拒之。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贛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贛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贛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贛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



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賈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眾歸之。賈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賈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賈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胡氏曰。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立。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崇威遷賈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賈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威營步軍將校醉揚言。鼻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威斬之。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

漢以宮人為女侍中

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主劉崇乾祐。春正月。四年。是歲周代漢。

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號

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負官人薦享守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更定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者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故周主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教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史弘肇親吏李崇矩訪

弘肇親族。崇矩言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資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周主賢之。使隸皇帳下。漢太后遷居西宮。號昭聖太后漢河東節度使劉

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

日。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賚廢。崇乃遣使請賚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漢湘陰公故將鞏

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漢湘陰公故將鞏

廷美等奉兵徐州。廷美。楊温。聞湘陰公替失位。奉賚妃黃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

兵。周主使賚以書諭之。契丹使至大梁。契丹之攻內丘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

其使。者請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以

殷為留守。領軍如故。周主為故漢主承祐舉哀成。仍以待衛司從赴鎮。漢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入貢于

周。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周主威殺漢湘陰公

賚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

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魏軍都指揮

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魏軍都指揮

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魏軍都指揮

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魏軍都指揮

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魏軍都指揮

使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請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彼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制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然而已聞諫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且為

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莊也辭而不變胡氏曰使峻持是心而不變豈有商顏之責乎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

兵伐周不克○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

節度使

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崔頌為判官王朴為掌書記朴東平人也

楚遣使

入貢于唐○周主毀漢官寶器

周主悉出漢官中寶玉器碎之於庭

日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官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北漢遣使如

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然遣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

朝論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楚將王逵周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行逢作亂入于朗州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

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籍民財以賞士卒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遣劉光輔入貢于唐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遣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楚小門使謝彥顯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希萼使坐諸將之上諸將皆耻之希萼命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從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飲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帥衆逃歸時希萼醉左右不敢白明日始遣兵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襲擊周克徐死傷殆盡逵等以希萼兄子光惠為節度使周克徐州擊廷美死之○周加吳越王弘做諸道兵馬

都元帥○夏四月唐淮南饑

周演淮州鎮言淮南饑民過淮糶穀周主

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蜀以伊審微知樞密院事

審微蜀高

祖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以經濟為已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

越奉其廢王弘侗居東府

吳越王弘做徙弘侗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

煨悅之歲時

北漢遣使如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

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珣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稱媿請行冊禮

周遣將軍姚漢英

如契丹契丹留之○周夏州附于北漢○周以

王峻范質于穀同平章事

周主封河中已為人

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陵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諸議懷德。善譬喻。以開主意。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為留

後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王逵周行達。府教真言。知達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求節於唐。亦稱藩于周。契丹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曼。○契丹燕

王述軋弑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北漢遣兵伐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南疆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軋作亂。弑契丹主

而自立。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軋。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寤。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楚將徐威

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希萼遣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師

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希萼宴將交。威等使人先驛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

擬。聲言繫馬。奄至坐上。縱橫擊人。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殺謝彥顯。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

於衡山縣。劉言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希崇發兵拒之。希崇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

不附。初希萼入長沙。彭師曷雖免死。猶杖背黥為民。希崇以為師曷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師曷曰。殺使我

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揮使廖便與其季父
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編竹為戰艦。召
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冬十月唐遣

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
之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

鎬將兵萬人趣長沙。鎬入醴陵。希崇遣天策府學士拓

跋恒奉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希

崇帥弟姪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

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胡氏曰。拓跋恒言既不用。杜

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邪。則向者杜

稱疾未嘗去官。所以至是不能自免耳。使其當希摩。故

高郁之時。退耕於野。則無此辱矣。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契

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

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

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共拒之。唐遣劉仁贍將兵取岳州。仁贍取

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

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司

徒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未嘗親祠郊廟。禮官

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

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
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驢臣伎如此。唐
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希
摩。唐人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摩。共請邊鎬為帥。
鎬趣希崇希摩入朝。希崇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
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十一月。周遣王峻

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
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
南漢取桂州盡

有嶺南地 馬氏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
將兵屯境上伺間進取希廣遣彭彥暉將

兵備之以為桂州都監判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馬希
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

逼即棄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
山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奄至城下希隱奔全州桂州

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

不果行 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
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

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
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

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
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陷吾事乃赦罷親征

周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
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

招納亡命畜聚新糧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周主
遣使與誓彥超益不自安反迹益露乃遣閣門使張凝

將兵赴鄆州
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王峻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阮之險峻憂北漢兵據
之聞前鋒已度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

軍之食契丹思歸聞峻至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
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指揮使藥元福廣延沼

將騎兵追之北漢兵鑿崖谷死者甚眾延沼畏懦不急
追由是北漢兵得度元福曰劉崇氣衰力憊狼狽而遁

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
遂還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

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
唐以馬希



萬鎮洪州。希崇鎮舒州。唐主嘉慶偃彭師焉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師焉為殿直都虞候。賜子甚厚。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八





